

## 第一章 受託去尋人

官道上一隊人馬快速行進，馬上人腳踏官靴，黑罩遮面，身著玄衣，領口處繡著一朵綻放的海棠花。

城門口，守門的軍士老遠瞧見揚起的塵土，待看清來人瞬間如臨大敵，昂首挺胸站好，生怕觸了這行人的霉頭。

人馬魚貫而入，城裡的百姓自覺讓路，這幫當官的他們可惹不起。

廷尉府門口早已有人恭候，馬兒站住腳，領頭的飛身下馬，聲音不冷不熱，「把人帶去地牢，好生伺候。」

侍衛上前將犯人押入府中。

「大人，辛苦了。」一名四十出頭，身材壯碩的男人上前行禮，他好似行走的肉山，絡腮鬍遮臉，一雙滴溜圓的豹眼透著原始的野性。

此人姓魏名肅，是廷尉府兩位副掌司之一。

進了門，廷尉府掌司溫以觀摘下面罩，露出冷峻剛毅的面容，「我出門這幾天可有什麼情況？」

「朝堂一切如常，沒有異樣。」魏肅恭敬回答。

兩人進了內堂，溫以觀拿起茶壺灌了口涼茶，炎炎夏日快馬加鞭趕路，心心念念的就是這點子清涼。

魏肅站在銅盆前將毛巾打濕擰乾，回身遞過去，「大人，有件事不知當說不當說。」

「老魏，你一向性子直、脾氣烈，怎麼進了廷尉府肚子裡的彎彎繞繞就多了。」

溫以觀緩了口氣，坐在椅子上，接過毛巾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珠。

魏肅嘶了聲，「大人，我這人從嗓子眼能直接看到屁眼，花花腸子我也想有，可惜沒那腦子。」

「有話快說，有屁快放，別唧唧歪歪的。」溫以觀踹了他一腳。

「我就給您提個醒，一會您家裡估摸著要來人。」魏肅往板凳上一坐，「老爺子來找您，我說您沒回來，他就改往牧家跑。」

溫以觀十七歲摘得文武雙探花的名頭，得皇帝諭令組建廷尉府，廷尉府立於六部之外，他們抓的是皇帝的眼中釘，殺的是皇帝的肉中刺，皇權之下，法理之外，朝廷百官皆在他們的監察之中，三年下來，廷尉府已是惡名遠播。

「出什麼事了？」溫以觀低聲打探，祖父為了避嫌已經許久不去牧家了。

魏肅腦袋搖得跟撥浪鼓似的，「您家和牧家我不敢派人盯梢，老爺子不說，我也不好問。」

溫以觀凝眉細思，祖父因身體不好辭官休養，朝廷的事找不到他這兒，「朝堂一切如常，那就是家事，等我回去再說。」

「大人！李茂吵著要見您。」侍衛在門外傳話。

「用刑了嗎？」溫以觀起身，不緊不慢的活動筋骨。

侍衛沒忍住笑，「算是吧，火鉗子還沒沾上肉皮兒呢，就哭爹喊娘的尿了褲子，吵著什麼都招，要見您。」

「行，那我過去瞧瞧。」溫以觀冷笑。

廷尉府地牢陰冷森嚴，犯人直著進來橫著出去是常有的事。

溫以觀吹著口哨晃進來，瞥了眼李茂的褲子，坐到太師椅上翹起腿，「抓緊說，我沒空看你這死樣子。」

「我是朝廷命官，你沒有權力對我用刑……」李茂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道。

溫以觀瞥了魏肅一眼，「去外面撿盆碎石子，給李大人洗洗臉。」

「是！」魏肅得令。

李茂憋屈道：「我就是條小蝦，上面有大魚，何必揪著我不放？我這條命多少錢能買，溫大人開個價，我出雙倍。」

「過來過來過來。」溫以觀衝著剛剛傳話的侍衛招手，抬腳踹了過去，「這就是你說的什麼都招？溜我玩兒呢。」

「大人！屬下知錯。」侍衛單膝跪地，回頭狠狠瞪了李茂一眼。

「李大人，這裡是廷尉府地牢，不是隨遠府衙，你那兒花錢能買命，我這兒不行。」

溫以觀擺手，「我不強迫你，不想說就不說，我還有事，你們繼續熱鬧。」

魏肅在一旁抿嘴偷樂，他們家大人兩副面孔，在外面抓人不苟言笑，在家裡審人嘻皮笑臉，他不笑的時候怕他，他笑的時候更怕他。

見溫以觀起身要走，李茂扯著脖子哀嚎，「我說我說，你別走，我什麼都說！」

溫以觀搖頭冷笑，重新坐下，「說吧，我聽著呢。」

「我就拿了一萬兩。」李茂哭訴，「餘下的都讓上面分了。」

溫以觀皺眉，眼底的寒意越來越濃，「餓死了那麼多人，甚至有流民來皇城討飯，事情鬧得這麼大，到頭來你才拿一萬兩？」

「朝廷的賑災銀一共四十萬兩，送我那不等過夜，轉頭就壓回去二十九萬兩，我貪了一萬兩，剩下的十萬兩發下去賑災，至於下面的人拿多少我沒過問。」李茂吸了吸鼻涕，「溫大人行行好，我皮肉薄受不了疼，千萬別用刑。」

溫以觀懶得抬眼，「沒過夜就給送回來了？早知是這麼個情況，朝廷還往隨遠送什麼災銀，直接送到金陵諸位大人家裡，省得他們麻煩。」

李茂咧著嘴大哭，嚇得直哆嗦。

「銀子送誰家了？」溫以觀拍了拍褲腿上的塵土，心不在焉的問道。

「工部令史魯懷章九萬兩，水部司郎中胡萬方十萬兩，金部司員外郎陳家河十萬兩。」

「大白天你糊弄鬼呢。」溫以觀抬頭瞥了李茂一眼，「都是些五六品的小吏，你李大人官拜正四品，沒聽過高官給小吏送禮的。」

李茂一聽這話，恨不得將冤字寫臉上，「我說的句句屬實，要有一句假話不得好死。溫大人，他們和我一樣，銀子不過夜，倒手就又給送出去了。」

溫以觀點頭認同，「有道理，他們送給誰了？」

「溫大人，要不您把他們抓回來問問，這麼大的案子，別揪著我一個人折騰啊。」

李茂討價還價。

「這你就不懂事了，同朝為官，抬頭不見低頭見，憑你一家之言就讓我抓人，這

事咱不能幹。」

李茂哇的一聲嚎了出來，「就那一萬兩我還分出去三千兩呢，流民鬧事我派人鎮壓，這年頭不給好處，誰給你幹活！」

「別嚎了，讓外人聽見以為我這地牢大白天鬧鬼呢，我問什麼你就答什麼。」溫以觀好言相勸。

「他們往哪送我真不知道，一層又一層要倒好幾回手呢。不過那天晚上，上面派人下來押銀子，我好生招待，喝了幾杯，隱約聽著他提了嘴秦王。」

溫以觀騰的站了起來，拿過火鉗子直奔李茂，變臉的速度比變天還快，笑模樣瞬間退去，單手掐著李茂的脖子怒目而視，「誰讓你這麼說的？敢把屎盆子往秦王頭上扣，你有幾個腦袋！」

火鉗子貼著李茂的臉，牢房裡能聞見烤肉的香味，他大氣不敢喘，哆哆嗦嗦，回過神來又尿了褲子，「我沒往秦王腦袋上扣屎盆子，他說的含糊，我不確定……我知道的都告訴你了……」

鞋底沾了尿，溫以觀嫌棄的白了他一眼，放下鉗子，「負責押銀子的是誰？」

「對方不報名號，我也沒敢問，但我記得他的模樣，您找個畫師來。」李茂強撐著一口氣，這麼擔驚受怕下去還不如一了百了呢。

溫以觀在稻草上蹭了蹭鞋底，「既然李大人給我面子，那我也得給你留臉面，找條褲子給他換上，再把畫師叫來。」

「是！」侍衛領命。

離開地牢，魏肅皺眉問：「大人，接下來怎麼辦？」

「這哪裡是天災，分明是人禍，還能怎麼辦，查！有些人想捂陛下的眼，堵陛下的耳，他們算盤敲得響，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流民跑到金陵來了。」溫以觀雙手插袖，抬頭望天，接著一樂，「明兒一早把李茂丟到應天府門口，雖說債多了不愁，蟲子多了不癢，但天底下的罵名不能都讓咱們背了，應天府也該分擔分擔。」

「大人，您再這麼使壞，應天府的宋大人就要告老還鄉了，他讓我跟您說說，三省六部別老盯著他一家坑，這幾年得罪的人比半輩子加起來都多，他都這把歲數了，您別讓他晚節不保。」魏肅調笑道。

「老魏，胳膊肘往外拐是吧？」溫以觀撇撇嘴，「我這哪是坑他，我是幫他，跟咱們走得近，朝廷上下誰敢找他辦事，沒有利益往來，陛下就高看他一眼，他這把歲數了還能活幾天，死後得個好名聲，萬古流芳，他不說聲謝謝還總埋怨我，虧得我一片好心。」

魏肅豎起大拇指，「這個說辭，高明！」

「少給我戴高帽，老天保佑這案子千萬別扯上秦王。」溫以觀像是在和魏肅說話，又像是在自言自語。

秦王是皇帝一母同胞的兄弟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，得罪不起。

魏肅小聲嘀咕，「流民入城，陛下盯得緊，肯定是要有個交代的，要真扯上秦王……」

溫以觀一掌打上他的頭，「烏鴉嘴！別念叨，明兒抽空叫上白元，咱仨去廟裡燒香，求菩薩保佑。」

魏肅翻了個白眼，無語。

回到廷尉府，只見溫府小廝飛奔而來，哭哭啼啼一把抱住溫以觀，生怕他跑了似的，「公子，您可回來啦！」

魏肅給了溫以觀一個自求多福的眼神。

「等我死的那天你再哭喪成嗎？」溫以觀把人提溜起來，心頭有一種不好的預感，「什麼事？」

「牧家那位小祖宗離家出走，老太爺讓您馬上跟我過去。」

溫以觀緩了會，「她去哪了？」

「不知道，留了封家書說要去外面開開眼界，讓家裡別惦記，過陣子就回來，老太爺讓您回去主持公道。」小廝回話。

「她離家出走，我主持什麼公道？那丫頭瘋瘋癲癲，在金陵也時常不著家，過陣子就回來了，等著吧。」溫以觀抬腳要走。

牧冬功夫不弱，常年在下九流的地界鬼混，他絲毫不擔心她的安全。

「老太爺說你們倆有婚約在身，您必須得管。」小廝不依不饒。

溫以觀一口氣卡在胸口，憋得慌。

「牧姑娘一個人在外面，兩家老爺子肯定擔心，把二老急出病來，倒楣的還是您，回去看看吧。」魏肅好言相勸。

溫以觀一琢磨，確實話糙理不糙，「別哭了，我跟你走。」

「大人，您要忙，明兒我和白元去廟裡上香，把牧姑娘找回來是大事。」魏肅見縫插針說風涼話。

「滾蛋！」溫以觀踹了他一腳，轉身帶著小廝離開。

牧家正堂，三男一女分列而坐。

小廝匆匆跑來，「來了來了！」

四人面面相覷，默契的點了下頭。

「那丫頭性子野，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我說讓孩子跟著我好好讀書，磨磨性子，你們怎麼說的？女兒家又不考功名，讀那麼多書幹什麼。」背著手發牢騷的是牧家長子牧宗清，鼻下留著八字鬚，一副儒生氣質。

「老二媳婦兒難產，臨死前把閨女託付給我，我說讓孩子跟著我學女紅，你們非不讓！」跳腳的是牧宗清的媳婦兒柳如紅。

夫妻二人齊刷刷看向一家之主，同時也是當朝兵部尚書牧守仁。

「爹，您倒是說句話，怎麼辦？」牧宗清氣鼓鼓的說道。

「好話都讓你們說盡了，我說什麼？當初不讓冬兒讀死書的是我，不讓冬兒學女紅的是我，給冬兒請師傅練功的還是我，千不該萬不該都是我的錯，老二就這麼一個閨女，他戰死沙場，我不該培養冬兒做將門虎女行了吧。」兩鬢斑白的牧守仁冷哼一聲。

「爹，我不是那個意思。」牧宗清歎了口氣，轉頭看向溫以觀的祖父溫白寧，「溫

叔您別光看熱鬧，也說兩句。」

「臭小子！不敢跟你爹耍橫就把我往前面推，真有你的。」溫白寧隨手抄起書卷，給了牧宗清當頭一棒。

柳如紅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，「我和宗清沒孩子，一直拿冬兒當自個兒閨女，她要是有個三長兩短，我也不活了。」

溫以觀站在門外，清楚這些話都是說給他聽的。

「公子。」小廝見人遲遲不進去，索性高喊了一聲。

溫以觀回頭瞪了他一眼，「臭小子！」

「是以觀來了嗎？」柳如紅循聲走了出來，看著眼前身姿挺拔，面容俊逸的男子，淚珠子成串往下掉，「我苦命的冬兒啊……」

柳如紅哭訴間，其他三人也跟了出來。

溫以觀急忙行禮，「晚輩見過牧大人、伯父、伯母。」

牧守仁和溫白寧師出同門，兩人年少時拜在大儒關鴻生門下，以溫牧兩家多年的交情，溫以觀和牧冬的親事順理成章。

「好久沒來家裡坐坐了，進來說話。」牧守仁拍了拍溫以觀的肩膀，露出慈愛的笑容。

父親戰死沙場，母親想不開隨之而去，兒時祖父經常帶他來牧府下棋，後來課業繁重，再加上他和牧冬一天天長大，雖有婚約在身，但孤男寡女還是要避嫌，便鮮少走動，再後來他搖身一變成了惡名昭著的廷尉府掌司，牧家的大門便再也沒進過。

正堂內，溫以觀站在中間，四位長輩將他團團圍住，大有三堂會審的架勢。

「我可憐的冬兒啊，妳在哪呢？」柳如紅淚眼婆娑，如泣如訴。

「夫人莫急，為夫這就帶人去找。」牧宗清安慰。

「家裡就這麼幾個人，天大地大你去找……」

牧守仁和溫白寧不約而同的看向溫以觀。

廷尉府的眼線遍布各地，找人不是難事，事已至此，溫以觀只能主動表態，「此事交給晚輩來辦，一定儘快將牧冬帶回來。」

兩位老人甚是欣慰，牧守仁笑道：「你們的親事我已稟明聖上，平日裡多來走動走動，甯避諱什麼。」

「是！」溫以觀心裡將牧冬從頭罵到腳，離家出走好歹知會一聲，他找個案子去外面避避風頭，等她大小姐玩盡興了回來就是。

「以觀啊，你和冬兒也好些年沒見了。」柳如紅貼心的從懷裡掏出準備好的畫像，「你拿著，用得上。」

「伯母放心，我這就派人去找。」溫以觀恭敬接過，找到了脫身的說辭，行了個全禮，溜之大吉。

「這齣戲演得挺真的，孩子不會看出來吧。」牧宗清望著溫以觀的背影撇嘴，他們四個拉不下臉強迫小輩做事，只能出此下策。

牧守仁大笑，「他早就看出來了，不好戳穿罷了。」

「戳穿也不怕，溫牧兩家打碎骨頭連著筋，我這個當祖父的還不能指使他幹點活了？出了城門四通八達的官道，誰知道冬兒往哪條路上走，找人這事還就得廷尉府來辦。」溫白寧說著開始唉聲歎氣，「我每天跟著這小子提心吊膽，官場上的人情世故他一點也不在乎，遠的不提，就說金陵城內得罪了多少人，日後可怎麼辦。」

牧宗清安慰，「您愁也沒用，老臣們拉幫結派，欺君罔上也不是一兩次，再不好好整治一番就要翻天囉。」

聞言，牧守仁拍桌震怒，「跪下！」

牧宗清不敢反駁，急忙跪好，柳如紅低著頭匆匆進了後院。

「我怎麼教你的，好好埋頭修書，國事一個字也不要言，這是我第二次提醒你，可一可二不可三，給我去祖宗前面跪著。」

「是！」牧宗清大氣都不敢喘，起身離開。

「師兄，你哪裡是訓兒子，是教訓我呢。」溫白寧苦笑，起身要跪。

牧守仁急忙將他攔下，「先帝當初命你為太傅，看重的不只是學問，更是因為你的忠君體國。你雖已不在官場，但我相信陛下的難處你都看在眼裡，以觀在朝堂根基不穩，你擔心我理解，可也正是因為沒那麼多利益糾葛，他才能殺伐果斷。我就一個孫女，為冬兒著想就該退了這門親，可我不能！一來是因為兩家的關係，錦上添花的事常有，雪中送炭的人不多，我不能在這個節骨眼落井下石；二來是為了陛下，我和你得給以觀撐腰。」

溫白寧擦拭眼角的淚珠，「年紀大了發發牢騷，師兄別往心裡去。以觀是我孫子，他為陛下效力是溫家的榮耀，無論日後如何，我都沒有一句怨言。」

「陛下正值壯年，以觀的根基會越來越穩，以他的聰明才智定能獨當一面。」牧守仁寬慰道。

太陽落山，夜幕籠罩大地。

廷尉府內，溫以觀盯著桌上的畫像，「上輩子欠妳的，這輩子還債來了，小時候妳上樹掏鳥，挨罵的是我；圖新鮮鑽狗洞，受罰的是我。如今有辦不完的案子，得罪不完的人，現在還得找妳，真是流年不利。」

書房外傳來腳步聲，「掌司大人，容公公來了。」

溫以觀收起畫像，露出官場假笑，起身開門相迎，「容公公，什麼風把您吹來了？」

容公公頭髮花白，身形清瘦，一對三角眼耷拉著，見了溫以觀也顧不上客套，急聲道：「快跟咱家進宮，陛下急召。」

「出什麼事了？」

「快走吧，陛下正發脾氣呢，去晚了咱倆都沒好果子吃。」

容公公是皇帝身邊的紅人，平時是出了名的笑面虎，天塌下來都能朝你乾笑兩聲，今兒這般急躁，溫以觀還是第一次見。

「容公公，您好歹透露點消息，讓我有個準備。」

「咱家什麼都不知道，只知道不把你帶過去，咱家承受不住那怒火。」容公公心急火燎的，恨不得長出一雙翅膀帶著溫以觀直接飛進宮去。

溫以觀無法，只能趕緊進宮。

白日的皇宮威嚴氣派，入夜的皇宮陰森恐怖，容公公雙手插袖躬身走在前，溫以觀緊跟在後，急匆匆的腳步聲好似戲臺上咚咚咚的鼓點，拐了不知多少道彎，兩人終於來到甘露殿。

「容公公。」溫以觀緊緊握住對方的手，「看在我祖父的面子上，一會要是出了什麼事，您得幫晚輩說幾句好話。」

「還是那句話，陛下讓你幹什麼就幹什麼。」容公公抬手擦了擦腦門上的汗，隔著高大殿門回稟，「陛下，人帶來了。」

「進來！」門內的皇帝話音帶怒。

溫以觀面色微沉，調整好狀態，守門的小太監將門推開，兩人魚貫而入，才剛在皇帝下首站定，兩份密摺就甩到腳邊。

容公公退到一旁，溫以觀彎腰拾起，展開細看，第一封密摺寫的是大慶同北涼交戰，我軍大敗退至永安，第二封則是北境監軍衡郁死在泉州。

皇帝背對著兩人，聲音低沉，「仗敗了，朕傳衡郁回來，人在路上死了，這場仗到底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？」

溫以觀攥著摺子沒有動，殿內氣氛凝重。

「你親自走一趟。」皇帝回首冷視，毫不掩飾心中的火氣。

「臣領命！」

皇帝揮手，溫以觀將奏摺遞給容公公，躬身退去。

「國庫空虛，民生凋敝，老臣抱團取暖，武將擁兵自重，隨遠天災，好不容易湊出四十萬兩，到頭來還是進了貪官的口袋。朕年輕的時候和老三鬥，現在和朝堂上那幫狐狸鬥，真不知鬥到什麼時候才是個頭。」皇帝扶額感歎。

容公公將散亂的奏摺擺好，附和著罵道：「那幫沒良心的，吃朝廷的，拿朝廷的，沒一個好東西。」

「你說的對，沒一個好東西。可朕卻要靠這幫狗東西來打理朝政，朕祕傳衡郁回金陵，連朕要見的人都敢殺。」皇帝壓下心中的怒火，「朝政再不整治，朕這個位置只怕要坐不住了。」

容公公抿嘴皺眉，深吸一口氣，直覺告訴他，朝堂上將會刮起一場血雨腥風。

後半夜，廷尉府燈火通明。

「大人，要不等天亮去廟裡拜過再走，這個月事趕事，忙得腳不沾地，咱仨是不是沖著啥了。」魏肅整理馬背上的行囊。

溫以觀瞥了他一眼，「狗嘴吐不出象牙。」

白元一巴掌打在魏肅後腦杓上，「不說話沒人拿你當啞巴。」

「好好看家，李茂明兒一早給應天府送去。」溫以觀攬過白元的肩膀，貼耳低語，

「我不在機靈點，有難處去找牧大人。」

「是！」白元領命。

「出發！」溫以觀高呼一聲，眾人飛身上馬，連夜出城直奔泉州。

Crescent